

迷失的人

Les désorientés

[法] 阿明·马洛夫 Amin Maalouf 著

马振骋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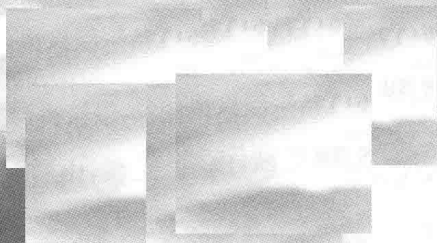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迷失的人

L e s d é s o r i e n t é s

[法] 阿明·马洛夫 Amin Maalouf / 著
马振骋 /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失的人/(法)马洛夫著;马振骋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ISBN 978-7-208-13654-0

I. ①迷… II. ①马… ②马… III. ①长篇小说—
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39058 号

LES DESORIENTES by AMIN MAALOUF

© Editions Grasset & Fasquelle, 2012

Current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ivas
International, Paris 迪法国际版权代理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Shanghai Century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mpany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出品人 邵敏

责任编辑 崔琛

封面装帧



五行人平面艺术设计
TEL: 021-64750887



迷失的人

[法]阿明·马洛夫 著 马振骋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shsjwr.com)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世纪文睿文化传播分公司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

字数 250 000

版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3654-0/I·1503

定价 38.00 元

译 序

阿明·马洛夫,1949年出生于黎巴嫩贝鲁特一个教师家庭,信奉基督教,属默基特派,这是东方基督教会中一个少数派社团。少年时母亲送他进入耶稣会办的法语中学学习。大学时期在贝鲁特圣约瑟大学攻读社会学和法律。毕业后在一家有“贝鲁特纽约时报”之称的《日报》当记者。报道过埃塞俄比亚王朝的崩溃(1974)、西贡最后一战(1975)。1975年黎巴嫩国内爆发战争,马洛夫携全家躲入深山,第二年移居巴黎,主编《年轻的非洲》杂志。

1983年,他发表他的第一部文集《阿拉伯人眼中的十字军东征》。历来世人对于十字军这段历史都是通过西方学者的论述而获知的,阿拉伯人当然也有自己的记载与记忆,其中的差异自不待言。这部书也帮助大家窥探到今日西方世界与阿拉伯世界的冲突的最初原因。

1986年,马洛夫发表小说《非洲人莱昂》,得到广泛好评,决定辞去记者一职,当职业作家。1993年,《塔尼奥斯的岩石》问世。塔尼奥斯是一个山里的孩子,母亲美丽动人,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命运的烙印自幼铭刻在他的心间。这是一部写19世纪黎巴嫩的历史小说,揉合寓言与童话,探索神秘、热情与忠心,绚丽多彩,使马洛夫获得

法国最权威的龚古尔文学奖。

阿明·马洛夫精通阿拉伯语、法语、英语，他进行文学创作使用的则是法语，这也使这位阿拉伯裔作家扩大了在国际上的影响。他历年佳作有《撒马尔罕》(1988)、《光明花园》(1991)、《地中海东岸诸港》(1996)、《巴达萨的旅程》(2002)，都被译成多种语言，流传于各国。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是一项国际性多领域奖。2010年中国西安秦兵马俑考古队获该奖的社会科学奖，而文学奖则授给了阿明·马洛夫。往昔此奖的得主有略萨、君特·格拉斯、阿摩司·奥兹、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2011年，法兰西文学院投票接纳阿明·马洛夫为院士，顶替哲学家克洛德·莱奥·斯特劳斯逝世留下的位子，他也是法兰西文学院三百多年历史上第一位黎巴嫩裔院士。

有人说马洛夫对语言有小说家的耳朵，对故事细节则有历史学家的眼睛。他无论写小说与散文都从丰富的阿拉伯历史去寻找渊源，精心编写故事，文笔摇曳多姿，引人入胜，内容不乏天方夜谭式的异域风光。他自认属于一个正在被征服的民族与文明；他怀着博大的情怀在人类的纷争中要求宽容、怜悯与友善。并把历史上阿拉伯帝国的兴衰完全与当前的中东现实密切结合去观察。例如在《致命的身份》(1998)中，他提出人们已经忘记活着为什么，而让不由自己决定的身份去决定别人与自己的命运。马洛夫要弄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尤以身份的名义对“异类”进行心安理得的杀戮。

《世界的翻天覆地》(2009)更是在美国“九·一一”事件后，对世界现状进行一次深刻的探讨。他否认世局纷乱是什么文明冲突、宗教战争，几乎不可避免似的。在他看来是“两个文明的相互消耗”，人类已经

到了“道德无能”阶段。他迫切呼吁明智、宽容,对于人类的遗产和信仰、星球的未来必须提出一种成熟的看法。

进入 21 世纪,阿明·马洛夫已是具有国际声誉的阿拉伯裔法语作家,对历史素有研究的学者。由于他的民族与宗教背景,他对阿拉伯人与犹太人问题的看法受到极大重视。但是作为小说家,他已有十二年没有作品问世,到了 2012 年,在读者的期盼中,他推出了迄今为止他最厚实的小说:《迷失的人》。

背景显然是指黎巴嫩,但是作者有意避开不提这个名词,而用地中海东岸国家(Levant),这样包括了这个地区的政治、历史、地理宗教的缩影。那里有一群大学生,如同哪个国家的大学生一样,意气风发,抱有各种理想,立志要创造新人生,改变旧世界。

然而 1975 年这个地区爆发了战争,绵延多年。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呢,连当地人也闹不清楚。有时是外国人与本国人的打仗,有时是政府与反政府武装开战,有时是部族与部族交火,有时是同一部族内两派冲突,有时还是外国人与外国人打到了这个地方。经常抛头露面的也不是同一伙人、同一些联盟、同一些领袖。有时几场战斗先后打,有时几场战斗同时打。

黎巴嫩素有“中东的瑞士”之称,住在这里的主要是有过高度文明的腓尼基人的后裔。风景秀丽,民风淳朴,几种语言通用,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三教教民和睦相处。战争一起长年不断,搅得百姓不得安生,纷纷外逃。那些欣赏尼采、超现实主义、奥威尔、海明威、加缪的莘莘学子,也一下子被打回到各自的教派族群中,去延续自古以来的仇恨与纠纷。

《迷失的人》故事开始,距离主人翁的学生时代已经过去四分之一

世纪。由于一位老同学的逝世，这群当年的好友准备回到物改人非的旧地重聚一堂。马洛夫在原书封底的介绍中说：“我非常自由地从我自己的青春年代汲取灵感。我的青春年代是与这些相信世界会变好的朋友一起度过的。这部书的人物虽则没有一人跟真实人物完全相符，但是也没一人是凭空虚构的。”

这些人中有基督徒、伊斯兰教徒、犹太人。经过这番世事沧桑、生活砥砺又怎么样了呢？这显然不是一次简单的缅怀叙旧。作者借书中人物从三个宗教与历史的角度来剖析当前世界的冲突，显然是书中最精彩的篇章。主人翁亚当当年一走了之，表面上保持了两手清白，但是心中从来没有真正安宁：是他离开了祖国，还是祖国离开了他？“其消失令我悲伤和念念不忘的，不是我青年时代认识的那个国家，而是存在于我梦中、却没有能够见天日的那个国家。”

失去过去会引起惆怅，看不到未来则陷入绝望。他难以振作，有人劝慰他说，我们的国家向来如此：宗派斗争、贪腐贿赂、裙带关系……他不愿认输，但也不得不感慨：“我的名字承载了正在诞生的人类，但是我却属于濒临灭绝的一类人。……从长期来说，亚当与夏娃的子子孙孙都是迷惘的孩子。”

马振骋

2014年3月10日

凡是逼迫去接触暴力的一切
都是堕落的，不论是什么样的接触。
打或挨打同样都是一个污点

——西蒙娜·魏尔(1909—1943)

我的名字承载了正在诞生的人类，但是我却属于濒临灭绝的一类人。出事前两天，亚当在他的笔记本里写道。

我从来不知道父母为什么这样叫我。在我出生地国家，这个名字很少见，在我之前家里也没有人叫这个名字。我记得有一天向父亲提出这个问题，他只是回答：“这是我们大家的始祖！”好像我能够不知道似的。我那时十岁，听了这个解释也满足了。我可能还应该在他生前问他，起这个名字背后还有一个意思，一个梦想。

我觉得是有的。在他的思想里，我被认为是属于创建者一族。今天，我四十七岁了，不得不承认我的使命是完成不了了。我不是本族中的第一人，而会是最后一人，家族中的最后一人，是他们世代代苦难、希望幻灭与耻辱的受托人。那个可憎的任务落在了我的肩上，去辨认我所爱的人的面貌，然后点点头让人把遮布盖上。

我是收尸人。轮到我的时候，我像根树干那样倒下，挺直不曲，同时谁爱听就对谁嚷嚷：“我是对的，错的是历史！”

这声自豪而又荒诞的尖叫，老是在我的脑袋里回响。却可以作为我十天来进行无用的朝圣活动的说明。

我回到已被洪水淹没的故土时，心想抢救出一些我和家人从前的遗物。在这方面我不存希望。人愈要延后沉没，反而愈是加速灭顶……话是这么说，我毫不后悔这次出来走一趟。我真的每天晚上重新发现是什么理由让我疏远祖国。令我极为愉悦的是在一片汪洋中发现东岸国家的几座谦逊温情的小岛。这使我产生——至少眼前——一种新的生活欲望、一些新的奋斗理由，可能甚至还有一个希望的颤抖。

从长期来说呢？

从长期来说，亚当与夏娃的子子孙孙都是迷惘的孩子。

目 录

第一天	001
第二天	007
第三天	028
第四天	052
第五天	074
第六天	090
第七天	127
第八天	169
第九天	191
第十天	221
第十一天	252
第十二天	264
第十三天	280
第十四天	309
第十五天	314
第十六天	330

第一天

1

星期四，亚当入睡时也没想到，第二天就要飞往他自愿阔别多年、祖祖辈辈生长的国家，回到他发誓永不来往的一个人身边。

但是穆拉德的妻子知道说出那句不容推脱的话：

“你的朋友快死啦。他要看看你。”

铃声是在五点钟响的。亚当在黑暗中抓住话筒，摁其中一个荧光键，回答说，“不，我向你保证，我没有在睡”，或者诸如此类的谎言。

然后他的对话者对他说：“我让他跟你说。”

他不得不屏住呼吸去倾听垂死者的呼吸。即便如此，对方的话猜到的还比听到的要多。远方的声音像纺织品的沙沙声。亚当必须重复两三遍“当然”，“我明白”，其实什么也没听懂也没听真切。当那一位不说话了，他才对他谨慎地说一声“再见”。他又伸长耳朵听了几秒钟，确定他的妻子已经接过话筒，然后他才挂上。

这时他朝多洛莱斯转过身去，她是他的女伴，已经点上灯，靠着墙坐在床上。她样子好像在权衡利弊，但是她的决定已经作出。

“你的朋友快要死了，他叫你去，你不能犹豫，你要去的。”

“我的朋友？什么朋友？大家已经二十年不说话了！”

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每次有人在他面前提起穆拉德的名字，问他认不认识，他一律不变地回答：“这是个从前的朋友。”往常，他的对话者以为他要说的是“老朋友”。但是，亚当说话用词不随便。穆拉德与他从前是朋友，后来断交了。“从前的朋友”因而从他的观点来说，是唯一合适的称谓。

平时，他在多洛莱斯面前用这样的调子，多洛莱斯只是同情地微微一笑。但是这天早晨，她没有微笑。

“我要是明天跟我的姐妹闹翻了，她是不是变成我‘从前的’姐妹？我的兄弟，也成了‘从前的’兄弟？”

“家里人不一样，大家没有选择……”

“这个你也没有选择。青年时代的朋友，是一位义兄义弟。你可以后悔与他有过继关系，但是你再也不能断绝过继关系。”

亚当可以对她长时间解释，血缘的联系不可相提并论。然而这会让他冒险陷入泥淖里。他与女伴之间，归根结底没有共同血缘，这是不是可以说，他们无论多么亲近，有朝一日也会形同陌路？其中一位在临终时要求见最后一面，另一人也可以拒绝不理？这样一种可能性只是提到也够丧失人心的了。他宁可闭口不谈。

不管怎么说，争辩也于事无补。他迟早会退让的。他可能有千条理由不满意穆拉德，跟他绝交，甚至不管女伴怎么说，“毁盟不再认识他”；但是这千条理由在死亡走近时已无足轻重。他若拒绝到他从前的朋友的床前，会内疚到生命最后一天。

他于是给旅行社打电话，预定最近一班直航机票——当天下午十七点三十分；二十三点抵达目的地。他再努力也不可能更快了。

有的人只有在写东西时才思考。亚当就是这种情况。这对他既是个优势也是个弱点。

他的双手处于休息状态时，精神飘忽不定，不能够集中心思或进行推理。他必须提笔写东西，思想才会有条理。思考对他来说是一种手工操作。

从某方面说，他手指尖上有神经元。对他非常幸运的是他的手指灵活机敏。它们不假思索从笔转移到键盘，从纸张转移到屏幕。因而，他总是在口袋里备上一本软面笔记本，在教师用书包里备一部手提电脑。根据他所处的环境和他要记录的内容，不是打开这个就是打开那个。

那一天，开始旅行时，用的是笔记本。他取出；找到第一张白页；然后等待信号灯熄灭，翻下他的小桌子。

四月二十日 星期五

从飞机起飞后，我准备经受等待着我的考验，想象穆拉德会跟我说些什么为自己申辩，我应该怎么回答他；我在正常时刻会跟他说的话，我在他这种情况下能够跟他说的话；如何让他平静离去而不对他过分说假话；怎样安慰他又不说自己有什么错。

应不应该原谅正在死去的人，我不敢肯定。如果每个人走到生命尽头时，可把计量器回拨到零，这未免太简单了；仿佛一部分人的残酷与贪婪，另一部分人的同情与无私，可以假惺惺地前后抵冲，结算清楚。这样，凶手与牺牲者，施害者与受害者，在死亡时都恢复成

了无辜者？无论如何，我不这样认为。有罪不罚，从我的观点来说，跟正义不张同样是罪恶；说实在的，这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

有人说，基督纪元最初几个世纪，那时新宗教在罗马帝国内传播，有些贵族有意把他们的皈依安排到最后。不是有人对他们说在洗礼仪式上，他们所有的罪孽会一笔勾销吗？于是他们继续过荒淫生活，只是到了病床上才施行洗礼。

我不知道这些迟到的忏悔在宗教的眼里有没有任何价值。在我的眼里这些没有一点价值。不论是古罗马的忏悔，还是我同代人的忏悔。

可是，在死亡接近时必须遵守一种礼仪。在这颠倒的时刻，人若要作为人，应该保持一种尊严。不管大家对死者以及他的为人再有什么样的看法。是的，对待最恶的罪犯也是如此。

这不是——我得赶紧说出来——穆拉德的情况。我有不少事要责备他，其中有些依我看来堪与犯罪行为相比。但是也不应该言过其实。有时，一个人犯了一桩罪，并不因此而被称为罪犯。就像我对有罪不罚很愤慨，我也拒绝把一切坏事等量齐观，不顾作案动机、严重程度等情境。那些因素虽不至予以赦免，可能更像法律说的“酌情轻判”。

我从前的朋友在战争年代的所作所为，是对我们共同价值的背叛，这点我没有片刻怀疑，我希望他不要想方设法予以否认。但是这是不是他的忠诚引导他背叛呢？出于对国家的眷恋，他在冲突初起时拒绝离开，随着事态发展，接受某些妥协，最后使他做出令人不齿的事。我若留在国内，可能也会像他那样做。人在远处，说“不”可以不受惩罚；在现场并没有这样的自由。

总之，他的道德观害了他；而我置身事外倒救了我。为了保护家人，为了保存祖先留给他的东西，他像野兽那样争斗。我不是。

我生长在艺术家家庭，他们灌输给我的不是同样的道德观。没有这样血性勇气，没有这种责任感，没有这种忠诚。杀戮刚起，我就离开了，就躲了起来；我两手保持清白。我这个老老实实的逃兵保持了怯懦的特权。

将近降落时，我的思绪比起飞时更混乱。穆拉德现在在我看来像个沮丧可怜的小人物，迷失在一场他无法控制的悲剧里。如果说我一直没有好声好气去原谅他的错误，我对其他人、对我自己也是同样怨恨。

我将走向他的床头，表面上没有气愤，在他身边当个世俗忏悔神父的角色，听他说，向他伸出手，跟他喃喃说几句宽恕的话，好让他良心平静地死去。

3

在机场没有人等着他。这种不方便是常有的事，亚当应该预料到的，既然他也没有把自己要来告诉谁，不过还是在心头涌起一阵悲哀，一时很惶恐。他要定一定神才想起自己刚降落在出生的城市，在自己的国家。

四月二十日(续)

我跨过海关，交出护照，又收回护照，走出去时，用被遗弃儿童的目光在人群中搜索。没有人。没有人跟我说话，没有人等着我。没有人认出我。我是来跟一个朋友的幽灵碰头的，我自己先成了幽灵。

一名司机来向我兜生意。我目光表示同意，让他拎了我的行

李往他的车子走，这是一辆老道奇，在偏离正规车队很远的地方等着。这显然是辆黑车，没有红车牌也没有里程计。我不表示反对。平时这类做法会让我发火，但是那天晚上，我只是笑笑而已。这些事让我回忆起一个熟悉的环境、一些防范意识。我听到自己在问那人跑一趟多少钱，用阿拉伯语，还带当地口音。仅仅是为了避免让人不恰当地当成了游客。

在车上，想给亲戚朋友通电话。时间已是半夜，十二点还差五分，但是我认识不止一个人，他们不会拘泥于形式，会坚持邀请我住到他们家里。最终我还是没跟谁通话。我突然想要一个人待着，无名无姓，像个偷渡客。

这种感觉很新奇，开始叫我喜悦。在自己家，跟亲人同处在一个我长大的城市里，谁都认不出来。

我的客房宽敞，床单干净，但是马路即使在这个时刻还是太闹。还有一台空调发出恼人的嗡嗡声，我不敢关掉，生怕醒来时全身湿透。我不认为噪声会妨碍我入睡。白天很长，我的身体，还有精神也是，不久便会昏昏沉沉了。

我坐在床上，除了床灯以外没有别的光线，不停地想起穆拉德。努力想象他目前会是什么样。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时，他二十四岁，我二十二岁。在我的回忆中，他运命亨通，贪婪，声音洪亮。后来，疾病肯定使他面容憔悴。我想象他现在住在他村里祖传的老家，坐在一张病人的座椅里，脸色发青，膝盖上盖着一条毛毯。更可能是他进了医院，躺在一张金属床上，四周都是插管、闪烁的仪器设备、绷带；紧挨着的是那张他会请我坐下的椅子。

明天，我就知道了。